



[法国]莫泊桑 著 郑永慧 译

一生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生 / (法) 莫泊桑 (Maupassant, G. de) 著; 郑永慧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10
(世界文学名著·古典系列)
书名原文: Une Vie
ISBN 7-80567-979-7

I. 一… II. ①莫… ②郑…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062 号

书 名 一 生
作 者 [法国]莫泊桑
译 者 郑永慧
责任编辑 韩沪麟
原文出版 Editions de Minuit, 1955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 页 2
字 数 173 千
版 次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567-979-7/I·615
定 价 (平装本)11.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 序

莫泊桑的《一生》，究竟是谁的一生呢？是男人的一生，还是女人的一生呢？照本书的内容来看，是一个女人的一生。作者不用《一个女人的一生》而用《一生》，目的是扩大题目的外延，宣扬作者的悲观主义。法国文学史的权威作家朗松在他的《法国文学史》中，提到莫泊桑的《Une Vie》时，说过：“《一生》，一个女人可怜的一生，短促欢乐而多种失望的一生，由平凡而普通的苦难造成严重伤害的一生，她在这一生中，抱着坚决而不可动摇的希望，却先受丈夫欺骗，继而受儿子欺骗，最后以可悲的天真想法，将希望寄托在小孙女身上，这个小家伙如果不早夭，也许她还会失望的。这一生，在细节上是十分特殊的，但是非常真实；在组织上和本质上都具有平常的真实性，以致这样的一生具有普遍意义：我们透过这唯一的一生，看出还有无数的一生，它们的悲哀添加在这悲哀的一生上，使作品的忧伤效果得以无限加强。”

《一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少女的梦想。让娜从修道院出来，住在诺曼第她家的别墅里，心里充满了浪漫的憧憬。她遇到了她的白马王子德·拉马尔子爵，应允了他的求婚。第二阶段是妻子幻想的破灭。他们蜜月旅行后一起住在别墅里，生活是枯燥的，子爵是个吝啬而卑鄙的小人，一再欺骗他的妻子，最后同他的情妇一起悲惨地死亡。第三阶段是母亲的软

弱。让娜将全部母爱都倾注到儿子保尔身上,孩子受到过份溺爱,变成了一个坏蛋。在暂住巴黎期间,他学人下海经商,遭到惨痛的失败,拖累母亲倾家荡产,使母亲身心受到极大损害。第四阶段是老祖母的希望。让娜成了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太婆,一切听从女仆罗萨莉的摆布。保尔的妻子死了,罗萨莉去巴黎将保尔的女婴儿接回来,家里又充满了希望。所以女仆得出结论说:“人生既不是你想像中那么好,也不那么坏。”

这样的一生,正如朗松所说的,只能享受短暂的欢乐而必须经历无数的失望,是悲惨的一生。丈夫不忠,儿子放荡,这是每个家庭都可能发生的事,作者就用这种普遍而平凡的事件将绝望的人生推广到大多数家庭。如此悲观的论断,反映了作者的人生观。莫泊桑在文学上师承福楼拜,在哲学上却受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影响甚深。莫泊桑否定有神,认为上帝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否认人类的宗教信仰,认为人类并不比禽兽高明多少;哲学只对一些问题作出荒唐可笑的解释,却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科学遇到不可认识的事物时就束手无策;宗教只是一种欺骗。他认为社交生活是最愚蠢的事,其实每个人都是孤立的,难以识透的,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所谓爱情或友谊,只不过是虚幻的安慰。

除了哲学,莫泊桑的生平遭遇和身体健康情况,也是造成他悲观主义的原因。莫泊桑于一八五〇年八月五日出生于法国诺曼第省的一个破落的贵族家庭。父母亲因感情不洽而分居,莫泊桑随母亲住在本书所写的海滨市镇厄特勒塔。他在卢昂中学毕业后,到巴黎攻读法律,尚未毕业,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爆发,他停学入伍,参加机动保安队作战。法国战败后,他于一八七一年回到巴黎,在海军部任小职员;后于一八七二年转入教育部任小职员,郁郁不得志。在这期间,福楼拜积极指导他从事创作,

并介绍他结识文艺界的许多作家,使他在创作上大有长进。左拉自从发表《小酒店》以后,成了文学新流派自然主义的主将,经常有五位信奉自然主义的青年作家在左拉的梅塘别墅里谈天说地,评古论今,其中也有莫泊桑。一八七九年夏天,他们商定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为背景,各写一篇短篇小说,集成一集出版,书名叫做《梅塘夜会集》。书出版后莫泊桑所写的《羊脂球》轰动一时,获得成功。从此以后,莫泊桑辞去公职,成为专业作家。从一八八〇年到一八九一年,他一共写了约三百篇短篇小说和六部长篇小说。

他在事业上虽然中年得志,功成名就,但是身体健康逐步损坏,起初是神经痛,后来加上视觉模糊和血液循环障碍,使他经常烦躁暴怒。他的一个弟弟患神经病被关进精神病院,对他的打击尤大。一八九一年末,他自己也被确诊为精神病,被送进一个私人开设的疗养院。他在里面住了十八个月后神志始终没有清醒过来,于一八九三年身故,年仅四十三岁;死后被誉为法国文坛的一颗流星,来时光芒四射,转瞬即逝。

莫泊桑由多种因素形成的悲观主义在文学创作上表现为:或者对人生作辛辣的讽刺,或者以悲天悯人的态度描写小人物的不幸,或者写些有病态和恐怖倾向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大体上分属上面三类。从一八八三年起,他也发表长篇小说,取材多数是上层社会,注重分析病态心理。其中脍炙人口的是《一生》、《俊友》和《温泉》。

莫泊桑的艺术特点是遣词造句精确、简洁、优美,组织结构严谨、均匀、简练,这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表现尤为明显:他用三言两语就确定了短篇小说的背景:农舍的院子,集市广场,公园,火车车厢;接着安置他的人物:农民,小职员,小市民;他只要强调一下人物的外貌特征,习惯手势,几句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方

言,就足以使他们栩栩如生。在长篇小说中,莫泊桑除了保持以上特点外,在故事发生的场合中,喜欢选择风景幽美、富有诗意的场所,如本书所述让娜到山谷、森林寻幽,赴地中海泛舟,都是充满诗意的画面,读了恍如进入仙境。他的长篇小说故事情节真实曲折,有如一篇特写的社会新闻,因此电影界特别喜欢将他的长篇小说改编成电影。莫泊桑高超的写作技巧,出色的语言运用,又使他成为法国境外读者最多、最受人欢迎的法国作家。

郑永慧

一九九八年岁末于北京

让娜收拾好行李以后，走近窗口，雨还是不停地下。

整个晚上，大雨敲打着玻璃窗和屋顶。黑沉沉而装满了水的天空，仿佛裂开了一口子，把水倾注下来，将大地搅成泥浆，像糖似的溶化了。一阵阵狂风带着闷热吹过来。积水流入阴沟，隆隆的流水声响彻了阒无一人的街道，两旁的房屋像海绵一样吸收着水分，一直渗透到房屋里面，使从地窖到顶楼的墙壁上，都像出汗似地湿漉漉的。

昨天才从修道院里出来的让娜，从此获得了永久的自由，她准备享受梦想已久的人生各种幸福，现在怕的是久雨不晴，她父亲不肯动身，因此从早上起，她仰望天空，差不多有一百次了。

她发觉她忘记了把日历本放进她的旅行包里。她伸手从墙上摘下分成月份的小纸板，纸板图画中间用金字印有一八一九年的日期。她用铅笔划去头四个月份，涂去每个圣人的名字，一直到五月二日，她离开修道院的日子。

一个声音在门背后叫喊：“小让娜！”

让娜回答：“请进，爸爸。”她的父亲进来了。

西蒙-雅克·勒·佩蒂伊·德沃男爵是上一个世纪的贵族，为人古怪但心地善良。他是卢梭的狂热信徒，热爱大自然、田野、森林和野兽。

由于出身贵族，他本能地憎恶革命的一七九三年；但是他的哲学家气质和所受的自由主义的教育，却使他痛恨专制暴政，不

过他的痛恨只限于无害和虚张声势的抨击而已。

他的最大优势和最大的缺点,就是善良;他善良到恨自己没有足够的手用来爱抚、施舍和拥抱别人;这是造物主的善良,这种善良是分散的,没有耐力的,好像意志力的一部分麻木了,又好像精力有了一个缺口,几乎可以说是一种毛病。

他是一个理论家,他为女儿的教育构想出一整套方案,想将她培养成为一个幸福、善良、正直而温柔的姑娘。

女儿在家里一直呆到十二岁,然后,不管她的母亲怎样哭哭啼啼,她被送进了圣心修道院。

父亲把女儿严严实实地关起来,幽居在修道院里,与世隔绝,对人间的事不闻不问。他希望到她十七岁归来时,她仍然保持贞洁,由他亲手为她作一次合理而富有诗意的洗礼,利用田园风光和肥沃的土地来打开她的心扉,让她看到动物的天然相爱和纯朴的柔情来消除她对人生客观法则的无知。

现在她已经从修道院出来,容光焕发,充满青春活力和对幸福的向往,准备好享受种种欢乐,迎接所有甜蜜的巧遇,这都是她在修道院里百无聊赖的白昼和漫漫长夜,以及孤寂的期待中,曾一一憧憬过的。

她好像韦罗内兹^①一幅肖像画的画中人,一头亮闪闪的金发仿佛把皮肤也染成金黄色,皮肤是贵族的天生丽质,泛着微红,上面蒙着一层薄薄的汗毛,在阳光的抚摸下,看得出是一层淡淡的绒毛。眼睛是蓝色的,像荷兰小瓷人的暗蓝色眼睛一样。

她的左鼻翼上有一粒黑痣,右颊上也有一粒,上面有几根卷毛,颜色同皮肤一样,很难看得清楚。她身材修长,胸脯饱满,腰身曲线优美。她的清晰的嗓音有时显得过尖;可是她的爽朗的

① 韦罗内兹(一五二八—一五八八),意大利名画家。

笑声能使周围的人感到欢乐。她经常将双手举到鬓角边，仿佛要掠平她的头发，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她奔向她的父亲，抱吻他，搂住他问：“我们动身吗？”

他微微一笑，摇了摇他的相当长的白头发，指着窗外说：

“这样的天气怎么能够出门呢？”

她撒着娇，温柔地恳求他：“爸爸，我们动身吧，我求求你。下午天就会放晴的。”

“你妈绝对不会答应的。”

“谁说的？我向你保证，我负责去说服她。”

“只要你能说服你妈，我毫无问题。”

于是她向男爵夫人的卧室奔去，因为她等待这动身的日子，已经越来越不耐烦了。

自从她进入圣心修道院以后，她没有离开过鲁昂，父亲为她定好年龄，不到年龄不准许有任何娱乐。只有两次她到过巴黎，每次住半个月，可是巴黎仍旧是城市，而她的梦想是乡村。

现在她要到她家的白杨别墅度过夏天，这别墅是家族的旧府邸，屹立在伊港附近的悬崖上；她指望在海边自由自在的日子会给她无穷的乐趣，何况早已内定等她结婚以后就把这庄园赠送给她，她在那里可以长住下去。

雨从昨天傍晚起就一直下个不停，这是她生平第一件最大的烦恼。

可是三分钟以后，她从母亲的卧室里奔出来，大声叫喊，喊声响彻了整间屋子：“爸爸，爸爸，妈答应了，快套车吧。”

大雨倾盆而下，丝毫没有减弱，等到四轮马车驶近门口的时候，简直可以说雨下得更大了。

让娜正要上车，她的母亲男爵夫人下楼来了，丈夫和一个高大的侍女一边一个搀扶着她；侍女身体强壮，手脚利索得像个小

伙子，她是诺曼第地区的一个地名叫科的本地人，样子看起来起码二十岁，实则她最多只有十八岁。家中都把她当作第二个女儿，因为她妈给让娜喂过奶，她同让娜是同奶姊妹。她的名字叫罗萨莉。

她的主要任务是带领她的女主人走路，女主人这几年来由于患了心脏肥大症，身体变得臃肿不堪，为此她叫苦不迭。

男爵夫人气喘吁吁地走到老邸宅的台阶前面，望了望到处流着水的院子，喃喃地说：“这时候出发真是不合情理。”

她的丈夫脸上始终是笑咪咪的，回答她说：“这是您自己要的，阿黛拉伊德夫人。”

由于她的名字叫做富丽堂皇的阿黛拉伊德，他称呼她时总带上“夫人”字样，以表示尊敬，实则有点嘲讽意味。

她又抬起脚步走起来，很艰难地上了马车，把车上所有弹簧都压弯了。男爵在她身边坐下，让娜和罗萨莉坐在他们对面的长凳上。

厨娘吕迪维娜拿来一大堆披风，盖在他们膝盖上，外加两只筐子，塞在他们的腿下，然后自己爬上去，坐在西蒙老爹旁边，用一块大防水布，把自己从头到脚盖得密密实实。看门人和他的老婆走过来告别，关上车门；行李放在后面跟着的二轮货运马车上，主人为此最后又叮嘱了一番，然后动身了。

马车夫西蒙老爹在大雨下低着头，弓着背，消失在他的三层领的外套下面。呼啸着的狂风暴雨，敲打着窗玻璃，浸没了马路。

两匹马拉着的轿式马车，轻捷地沿着岸边大步向前飞奔，越过一排大船，船桅、横桁、缆绳，它们像叶子掉光的树干一样，凄凉地在湿淋淋的天空中孤立着；然后车子转进里布代山的长长林阴道。

不久车子就穿越草原，不时有一棵被淹的椰树，枝叶像死尸般无力地下垂，透过水雾，庄严地显露出来。马蹄铁啪啪地响着，四只车轮溅起一圈子一圈子的泥浆。

大家都没有作声；脑子里的想法，仿佛也同大地一样，被淋湿了。小妈妈^①仰着头，把脑袋靠在车厢上，闭上了眼皮。男爵用忧郁的眼光呆望着景色单调的雨中田野。罗萨莉，膝盖上搁着一个包裹，呆头呆脑地在那里冥思遐想，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只有让娜，在温暖的雨水漫流中，觉得自己复活了；就像被禁闭许久的一棵植物，忽然移到露天一样；她的欢乐重重叠叠，像繁密的叶丛一样，为她的心挡住了哀愁。虽然她没有说话，但是她渴望唱歌。真想把手伸出车外去盛一点水来喝，她觉得被马拉着向前飞奔，眼前只看见被大雨蹂躏的景色，自己在洪水泛滥中免受侵害，是莫大的享受。

在雨水的猛烈冲洗下，两匹马儿发亮的屁股散发出一阵阵热气。

男爵夫人慢慢地睡着了。环绕她的脸挂着六条整齐而晃动着螺旋形髻发，那脸渐渐垂下来，软软地搁在脖子上的三层浪花似的皱褶上，最底下一层浪花溶化在她胸膛的大海里了。她每呼吸一次，脑袋就抬起来，跟着又落下来。那个腮帮子鼓起，响亮的呼噜声从她半开半闭的嘴唇缝里发出来。她的丈夫向她俯下身子，把一个小小的皮夹子放在她的手中，她的双手正在交叉着搁在她的肥大的肚皮上。

这下轻放弄醒了她，她用迷惘的眼神打量了一下皮夹子，脸上完全是梦中被人惊醒的痴呆样子。皮夹子掉了下去，散开了。金币和钞票一下子撒满了车子。她这才完全清醒了，她的女儿

① 法国有人将母亲爱称为“小妈妈”。

高兴得哈哈大笑。

男爵把钱一一捡起，放在她的膝盖上，对她说：“亲爱的，这就是我的厄勒托农场的全部代价。我把农场卖了，拿钱来装修白杨别墅，因为今后我们要常住在那儿了。”

她数了数钱，总数是六千四百法郎，她将钱平静地放进衣袋里。

这是他们卖掉的第九处农场，祖先遗留下来的田产一共有三十一处。目前他们剩下的田产每年还可给他们带来两万法郎的收益，如果经营得好，每年三万法郎是很容易到手的。

他们生活简朴，照理这笔年收入也够用了，无奈屋子里有一个张开大口的无底洞，那就是他们的善良。这份善良汲干他们手里的钱，就像太阳汲干沼泽里的水一样。金钱外流，逃走，消失了。怎么会的？没有人知道。他们中总有一人经常说：“我真不知道怎样搞的，我今天花了一百法郎，却没有买很多的东西啊。”

这种乐善好施的习性是他们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幸福之一，他们彼此间对这一点都有一种绝妙的和感动人的默契。

让娜问道：“我的别墅，现在很漂亮了吧？”

男爵愉快地回答：“你等着瞧吧，小宝贝。”

慢慢地暴雨减弱了；逐渐变成一层雾，飞舞着微尘似的雨丝。天空的乌云层似乎抬高了，泛白了；突然间，从一个看不见的窟窿里，射出一抹斜阳一直落到草原上。

云层裂开一条缝，蔚蓝色的苍穹出现了；裂缝越裂越大，仿佛一块被撕开的帷幕一样；不久，宇宙间就铺开了一片碧蓝而纯洁的美丽天空。

一阵温和而凉爽的风吹过来，仿佛大地愉快的喘息；只要沿着花园或者树林走去，有时就可以听到一只晾干羽毛的鸟儿灵

活的歌声。

黄昏到了，车子上除了让娜，所有的人都睡着了。车子两次停在旅馆前面，让马儿喘一喘气，给它们一点燕麦和水。

太阳落山了；远方响起了钟声。在一个小村庄里他们点起了提灯；天空中也闪耀着点点繁星。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些房子的灯光，透过黑暗照射出来；蓦然，一个又圆又大的月亮，从一个山坡后面，穿过枞树的枝叶，露出脸来，还带着睡眼惺忪的样子。

天气非常暖和，窗玻璃都开着。过多的胡思乱想和对幸福的憧憬使让娜累了，现在她在闭目养神。有时一个姿势坐得长久使她感到麻木，她睁开眼睛，瞧了瞧窗外，只见明亮的夜色中农庄的树木飞过，或者几头在田野里躺着的母牛闻声抬起头来。然后她换了一种坐的姿势，想继续她刚才开始的梦想，可是连续不断的辘辘车声充满她的耳朵，打断她的思路，于是她又闭上眼睛，觉得精神上同躯体一样，都感到极度疲劳。

马车又停了下来。男男女女一大群人手里拿着提灯，都站在车门口。他们到达目的地了。突然间惊醒的让娜，很快地跳下车。父亲和罗萨莉，由一个佃农拿灯照着，连挟带抱地把男爵夫人簇拥下车；男爵夫人疲乏不堪，痛苦地呻吟，不停地用微弱的声音重复说着：“啊！天主啊！我的可怜的孩子！”她什么也不肯喝，什么也不肯吃，倒在床上马上就睡着了。

让娜和男爵两人单独吃晚饭。

他们俩微笑着互相注视，越过桌子互相握手；后来他们又被一种孩子气的乐趣感染，相偕去参观装修过的别墅。

这是一所诺曼第式又高又大的邸宅，兼有农舍和城堡的特色，用白石砌成，但白色已变为灰色了，宽敞得足以容纳整族的人。

一所巨大的前厅将房子分成两半，贯穿整所房子，两端各开着一扇大门。一道双重楼梯似乎跨过这个入口，下面中间留下空洞，左右两道楼梯像一道桥似的在二楼合拢起来。

底层右边，是一间宽阔无比的客厅，墙上挂着绣有花鸟的挂毯。所有的家具都披着细针的绒绣，图案无非是拉封丹《寓言故事》的插图；让娜发现了一张她过去儿童时代十分喜爱的椅子，高兴得浑身战栗，椅子上的图案是《狐狸和仙鹤》的故事。

客厅旁边是书房，里面堆满了古籍，还有两间空着不用的房间；左边，是新装修了壁板的饭厅，还有洗衣间、配膳室、厨房和一个放置了浴缸的小间。

一条长廊贯穿了整个二楼，沿着长廊排列着十间房间和十扇门，右边最里面一间就是让娜的闺房。他们都走了进去。男爵刚刚翻修过这间房间，只利用了一些挂毯和一些原本放在顶楼上不用的家具。

挂毯的原产地是佛朗德勒，已经很旧了。带来的图案使这间房间挤满了古怪人物。

年轻姑娘一看见她的床，就发出了快乐的喊声。床的四只角，有四只橡木制的大鸟，浑身乌黑，蜡光闪闪，在抬着床，仿佛是床的卫士。床的两头是雕刻着花朵和果子的大花环；四根精雕细刻的凹槽柱子，都有科林斯式柱头，托着刻有玫瑰花和小爱神的上楣。

那床像一座碑般雄伟屹立，虽然年深月久木头已经变成褐色，仍然十分优雅。

床罩和床顶的帷幔像两片苍穹似的闪闪发亮。它们都是由深蓝色的古丝绸制成，多处地方布满了用金线绣的大百合花。

让娜细细欣赏过那张床以后，又举起灯，仔细研究那些挂毯，要弄明白图案的主题是什么。

一个青年贵族和一个贵族少女穿着绿色、红色和黄色的古怪服装，站在一棵青蓝色的树下谈话，树上长着白色的果子。一只胖乎乎的白兔子正在啃着一小片灰色的草。

在图画远处，两个人物的上方，可以看得见五间尖顶圆形的小房子；更高一点，接近天空处，有一架红色的风车。

在这一切周围，环绕着布满花卉的大块图案。

另外两幅图案同第一幅差不多，不同的是可以看见从房子里面走出来四个穿着弗朗德勒服装的小矮人，他们高举双臂，表示惊讶和极端愤怒。

最后一幅挂毯表现的是一幕悲剧。在吃草的兔子旁边，那个年轻人直直地躺着，仿佛已经死了。贵族少女凝视着他，用一把剑刺进自己的胸膛，树上的果子变成了黑色。

让娜不想猜测画里的意思了，正想走开，突然发现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用显微镜才能看清楚的小动物，如果画中那只兔子真是活着的话，会把它当作一根草似的吃下去。可是这小动物却是一头狮子。

这时候她才认出来了：画的是皮拉梅和蒂斯佩的爱情悲剧^①。画面的简朴使让娜不禁失笑，但是她却很高兴能够同这个爱情故事共处一室，因为它能不停地同她谈论她心爱的对未来的憧憬，而且能使这个古代传说中的柔情蜜意在她的梦里翱翔。

其余的家具各种样式都有。就是这些家具在家族里世代相传，使得这些古老的邸宅变成了百物杂陈的博物馆。一只豪华

^① 古代巴比伦传说：皮拉梅和蒂斯佩相爱，父母不同意，他们决定私奔，相约会面于桑树下。女的早到，被一母狮吓走，遗下披肩，被母狮撕碎；男的后至，见碎披肩，以为女的已被母狮吞噬，用匕首自杀身死。女的回来，见情郎已死，亦用匕首自刺身亡。从此以后，原为白色的桑葚，因染上鲜血，变成了深红色。

的路易十四时代的五斗橱，镶着亮闪闪的铜衣，两旁却各摆着一张路易十五时代的安乐椅，还套着绣花的绸椅套。一张巴西香木造的写字台正对着壁炉，壁炉上面摆着一个用玻璃圆罩罩着的帝政时代的座钟。

座钟的主体是一个青铜制的蜂窝，被四根大理石柱吊着，下面是开满了金色花朵的花园。一根纤细的钟摆从蜂窝底下的长缝里伸出来，钟摆末端有一只珐琅翅膀的小蜜蜂，来回不停地在花园上面摆动。

钟面是上彩釉的陶片，镶嵌在蜂窝的侧面。

座钟敲响了十一点钟。男爵抱吻了女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让娜恋恋不舍，也只好上床了。

她最后向卧室环顾了一眼，然后熄灭了蜡烛。可是她的床只有床头是靠墙的，左边有一扇窗户，大量月光涌进来，汇成一片月色。

亮光反射到墙上，淡淡的反光正在轻轻地爱抚着皮拉梅和蒂斯维的静止不动的爱情。

让娜从床脚的另一个窗口看出去，一棵大树整个沐浴在柔和的月光里。她侧过身子，闭上眼睛，过一会儿又睁开眼睛。

她仿佛觉得自己还在马车上颠簸，车轮似乎仍在她的脑子里转动。起先她还静静地躺着，希望休息一下能使自己入睡；可是不久心里的烦躁不安逐渐感染了她的全身。

她的两条大腿不停地抽搐，发烧的感觉愈来愈厉害。于是她站起来，赤着脚，裸着臂膀，穿着长睡袍，看上去像个幽灵，她踏过地板上如水的月色，打开窗子，向外眺望。

明亮的夜晚像白天一样看得清清楚楚；年轻的姑娘一一认出她童年时代喜爱过的各种景物。

首先，面对着她的是一大块草地，在月光的照耀下，草地黄得像块黄油。两棵大树矗立在别墅前面，北面一棵是悬铃木，南面一棵是椴树。

这块大草地的边沿，是一片小树林，构成这座别墅的边界；林中五排古榆树，可防止海上暴风雨的袭击，而经常十分猛烈的海风，把这些树扭曲、削平、啃蚀，修剪得成了斜坡。

这座小园林左右两边各有一条长长的林阴道，道旁种植了高大无比的在诺曼第称为白杨的杨树，使主人的住宅同毗邻的两间农舍隔开，这两间农舍一间住着库亚尔一家，另一间住着马丁一家。

这座别墅就因这些白杨而得名。在这一圈土地的外边，伸展着一大片未开垦的荒地，长满荆豆，白天和黑夜海风都在那里奔腾和呼啸。然后突然间海岸直垂下去，构成一个一百公尺的悬崖，笔直而且呈乳白色，崖脚浸在海浪里。

让娜眺望远处一带波纹闪闪的海面，它仿佛正在星光下酣睡。

在这太阳已经躲藏起来的宁静时刻，大地上各种各样的气味都散发出来。一株围绕着楼下窗口攀援的茉莉花树，不停地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气，同新生树叶淡淡的清香混在一起。一阵阵缓和的海风吹过，带来浓重的咸味和海边漂流物粘稠的臭味。

年轻的姑娘开头纵情地呼吸着，感到无比幸福，四野的安宁使她像洗了冷水浴似的平静下来。

所有在傍晚时分才苏醒过来的动物，都将它们的幽暗生涯，隐藏在黑夜的静寂中，这时它们都在苍茫的夜色中开始静悄悄地骚动。巨大的鸟儿不鸣不叫，掠过天空，像斑点，也像阴影；看不见昆虫，只听见它们的嗡嗡声在耳边擦过；无声的行走踏过充